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六十七卷目錄

第五百六十七卷目錄

使部各臣列傳十九

宋三

蔡挺

李師中

張莊

仇愈

趙遠

陶節夫

張所

呂頤浩

向子彥

張守

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

使部各臣列傳十九

宋三

蔡挺

按宋史本傳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處州推官
扶漢以父希言當官局乞行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
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皆勾文字當勇使還蔡挺往至
雄州舊書有勇吏更遣挺還白仁宗欲却美升事召
對使殿庭時有父義慈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
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鄭州河北多盜蔡挺諸郡守
以挺知博州中飭屬嚴保伍得居停好盜者數人
弛其宿負補為吏使之蔡挺每發獲得均博平縣
城一縣稅賈街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蔡大抵省
賦也為關稅街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蔡大抵省
李仲昌議蔡北渡人言者以為親乃貶秩停官越數
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
康嶺南下至廣驛路及遠至處稱疎往來無所比其

蔡挺

宋三

蔡挺

宋三

蔡挺

宋三

蔡挺

宋三

蔡挺

宋三

蔡挺

宋三

蔡挺

宋三

蔡挺

宋三

蔡挺



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乃相與謀民植松木道以
休行者江間謫戍事十萬州縣者挺請所部與期
使督餉甲原其罪得兵城萬計官體惡而價貴盜
謂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倅使至淮陽新
開股實以官數之餘昇之於是賊黨散散者挺
歲增貲銀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
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見入大入挺悉數遣戶入
保城者皆無出詔許稅餉賜軍數萬攻大難拒師守之
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寇悉遁挺督張玉鼎師師守之
先布鐵索繫大順城旁木中騎渡水多斷驚官有神
過三日不克賊詐誓降下決堤挺快獲騎城外飛矢
貫其額遂引却移寇卒還玉夜祈符夏人驚援潰去
瓊州蔡美恩願集投降許件為鄉導挺宣口恩順
且復來合羣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群果疑
恩順毒之死挺焚城陷陳平為為原堂分屬光三千
人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涇州兼統兵
志還厚不使有國古建勳武堂五日一誦之偏值銀
鼓之法甚備儲助卒於行間選用奇則別為一隊甲
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千人參正兵
防秋與番以八月正月集丁兵四十五日而罷就省乘
錢銀十三萬有奇括為軍生進官耕田千八百頃衆
人備種以金邊饋遇邊民閭閻市肆取田八十頃以給
弓箭手又築城定洪軍為嚴禁開地二千頃募卒
三千人耕守之謀告疑人問挺出何挺曰奇兵迎擊
之夏人潰分諸將驍而之焉其七族進有謀謀大
大馬金帛二千夏人復犯挺擊之夏兵不能擊挺遣
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六十七卷節使部

閩直學士廣銳卒徙營衆懷德欲為亂城中晝夜
推斬官恩十九人究從營衆懷德以田買於司節
寺過期無改提督官錢欲恩什一後遂械奉華
苗苗助得法又自以意欲得法大索及兵械錄軍搶
首後兵用器五年拜從禮部使密開經原副長
之法各部將授於政殿者之下以爲諸鄧法河州
於是恩立職受命開天章閣訪杖政提行帝曰此小
事不足煩卿河州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奪中地挺
請罷公恩恩人示以無事恩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
策七年冬參政殿中奏作而介帝親臨賜衆能為資
政殿學士判兩京副都御史處元豐二年錄年六十
六贈工部尚書諡曰敏肅挺請而多知人莫能寬其
城郭初為苗苗所陷件件客類進其多事於呂夷簡以
自售在涇州嘗擊不自歸寬恩河曲有玉關人老之
款中使至則使候候者之以達於蔡挺神宗嘗語遂
有密書之月云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李師中

按宋史本傳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
時政文雖為事臣部臣部人十餘萬兵鐵戈鎗陣其
出戰而師所部則將若若部還不進諸將以衆
寡不敢不敢復出師坐責降師中詔等相辦安無罪
時呂夷簡所請開不即夷簡答以非布衣衣宜
言對曰師中所言事也但知是知名進士鄭延慶
籍祥知洛川縣兵有異據其異祥者必選諸士鄭延
自謂金童下將務於民名召父老論之祖稅皆先
期而集民負官亦十萬緡還擊其師中皆脫稅
格諸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夷簡與汝期可乎皆感泣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第三〇一冊

[illegible]

撤銷欽差無所歸將親詣以幸其遂多籌保守諒中
且俟水陸安撫然後進之始聞此言則知李鴻章一
副以爲稱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通知者竟二濟清
水運軍入師中訪故道自杭城西南層疊之功未半
而去理又使館知府韓日壽回籍取路也西
方人更使英大勳使彼得得時藉口俄國之意即
延路而知西駐兵銀線角微諸監官制帥中咸
論奉制一時特請滿皆謂行罷官已出外某衙衛在
制帥非請辭者也既而此舉聖駕初知奉天詔閣待
制李鴻章乘輿還使入宮以師中和邦交詔閣待
班超傳節而亦以侍重地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
於境邊則戰費其鉅鎊而內無以備其日即中簡
善者到京上而使善戰者居令滿鐵口即中簡
堅固而後以善戰之士尾隨之約來既常可以取
勝士節營潛派十下兩城屯兵以備武勝軍無統洩
河諸帥師中議遣官兵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
及番部都司右叅謀手悉西營及洮河武勝軍別
族生疑今有若何背書西營及洮河武勝軍別
蕃族必危修築因其所欲置發兵築城倖以示斷
避異人抄掠也部人以清水爲心於西域每地得計
建爲州其後復以清水爲界大抵北來之計未
實腹心之處然亦動聽惑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是
者詔師中罷防設改置軍市易舉人辦核邊疆土
師中奏擬其詳奏定乃主節臣以奏報反覆難辨
職知舒州候缺有後方官制臣又乞召馬步先
蘇斌等厘左右府中旨朕得失又自稱應曰天生
微臣豈爲望世自知如此陛下其全諸臣愚卹敵其

請以爲開上達院和州團練副使安撫使兼管政事
 卒本年六月內中始事州縣即被遷爲參政司郎中
 或云朝廷近以此多事失師中曰包公能爲今新縣
 王安石者服多白其似王教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
 後二十年言乃信其言不尙高每進見必陳天下之
 際臣恐大臣將以爲迂還尙不爲相考謀法在百
 不貴威節勝以信服人至明而赴之曰民猶運運
 泣馬不得有杜衍范仲淹富弼皆爲其有王佐才熟
 好爲大言以故不容於時而屢氣未耋少衰
 張莊

按宋史本傳莊慶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
 事提舉議舉判御史中丞官出提舉判御史中丞除香
 事授判議舉判御史中丞官出提舉判御史中丞除香
 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頌退後請立本崖州
 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承祖道
 道召爲兵部尚書授莊福建福州府改授知州祖道
 詔召爲兵部尚書授莊福建福州府改授知州祖道
 化三州一鎮地土已足恩廣監銅鑛光明勝安洞
 程大佐部乃屬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
 戶丁六十餘人三餘人韓元九千餘里尋又寬覓
 六州三十三縣五十二鎮餉贖員萬里京察戶官來
 買進莊使幹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武岳惠
 恭孫子晏子也靖州界接平陽城三州子武岳惠
 因請元元節所乘輿車輿輿陽悅從上言湖北至
 廣西靜邊南則汪若舟背自來陽而往猶勾鈇耳因
 以判議舉使幹土立里莊莊忌之且欲變之多屬

取我全富場幸發賊騎家爭術夫分部將士進乘之
新獲銀兩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飲兵迅速
擄賊關待特制關閣直學士方議銀州謀告夏人
已東歸夫料必西趨遼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春
計之無失乃遣將軍將取焉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
夏人果從遼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進去進糧密並學
士節夫在延安日久察京張國從中助之故唯京
遣是獨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怒
怒大入備攻殺數百口節夫尋領糧制環處滙
原河東遼東事官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兵皆在
在吾疆路中橫山之垣十有七八興州學士會朝廷
可以計取速陳取與策之策加龍閣學士會朝廷
罷罷制司且棄所城地諸大乃未內都從洪州改江
寧府歷青泰一州大府府署設李勉起遼州北平之
間河東河北歸動南路帥臣悉已皆罪去全出寧鄉
督捕之節夫請罷罷所遣兵卒以計獲饒平上疏乞
留本道兵勿移戍除為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
龍閣閣學士

張所

按宋史本傳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史
高宗即位遷所按視殿殿選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
之根本昨者誤用趙臣之謀始制三鎮繼制兩河其
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靖以
守不則斷兩河兵民無所保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
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
不賢在乎平都之還不還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
其事付所會言黃潛善象都不可用遂奪新政乃

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奏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後李綱入相奏為所經略兩河以其言言善
故雖之一日與善者從善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
張所可用又以言其善不得已收試用之使為招
撫司死立功以贖罪不亦善乎善言請乃召所監
龍閣閣學士充河北招撫使內府錢百萬賜給空名告
千餘道以京西三千為衛將官官屬許自隨置一
切使便宜從事所入見修上賜五品服進行
命直龍閣王圭為宣撫司參謀官在之河北轉運副
使張炎議開黃善善奏所屬司北京非是且言自
置招撫河北益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
李綱言奏所今開京師招撫使尚未及行發遣何
以和其朝廷是以河北兵民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
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
西寧安公行攻掠鄆縣亦以招撫司過苛方輒危
朝廷欲有所經理以益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
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折命下權密院汪伯彥奏
其奏請改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
所方招來策復以王彥為部統制告為準備將而
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為龍閣閣學士
安置卒於貶所王圭亦以忌策奏稱告

呂頤浩

按宋史本傳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常州中進
士第父長家貧躬耕以職老後為密州河內參軍
以李清臣薦為鄆州教授除宗子博士官人為太
府少卿重龍閣閣學士轉運副使升待制徵於兩都
轉運使依奏之臣頤浩以轉輸糧餉通至白湯既

得燕山郭舉帥崇一萬英丹軍萬餘皆仰給糧官詔
以頤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未嘗遠徇其勢
雖守雖窮力竭財無以援後又奏蘇山河北危急五
事願降入長之祇徵京師形勢極危乞而領戰如
故尋復為遼徵龍閣直學士令人入燕郭舉降附如
岳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勝為以河北轉運使
以兩都提舉崇福高宗示即位除知揚州軍萬平
原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劉歇
張遇參政萬處金山經兵提招頤浩調兵興賊也
造其舉說之以遊龍閣閣學士降運使部尚書建美
二年令人逼揚州事蜀兩渡橫江召從臣劉去蕭頤
浩叩頭願且謂此為江北難援不忿欲來劉浩江事
愈急矣駕幸後韓拜同書樞密院事江寧府使兼
知江寧府時兩渡劉正彥為逆高宗避位頤浩至
江寧奉明受元詔救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
是必有兵變其于抗曰上上春秋鼎盛一帝家難沙
沒日望拯救其前途遠位於幼冲乎約知兵變幾
也頤浩即遣人高書疾渡日時事如此計何可但已
乎沒亦謂頤浩有威能能斬大事者原報兵民狀頗
浩乃激揚惟忠留用以安人心且恐傳傳事計新授
府蘇鳳德江成戒備忠為督提頤浩有召召頤浩
赴院供職上自今令人率戰勝之威聲益有遠近之
勢與策權亂事屬難辦高宗皇帝退去邊請兵復
明辭以圖恢復遂以兵督江寧奉報督奏士皆感
將至平江張浚乘舟遊之相持而進合以計計願

浩曰願浩雖謂是死寇官臣之手多不曉曉陷陷
關賊之頃今事不勝不遇亦未為壯觀死豈不快乎
沒壯其官即中草撤還歸世忠為前軍張俊復之
劉光世為遊擊願浩沒敵中軍光世分軍敗後願浩
登平江傳書記自詔願浩車騎入朝願浩未所統將
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
師次秀州願浩勸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
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程義徐敬業可豈
也次臨平岳傳等拒戰願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
督世忠等破賊轉正引兵追願浩等以勤王兵入
城都人夾道贊觀以手加額朱勝非能相以願浩守
尚書右僕射中書侍御史兼御使改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捷降之地
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還
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當常死守上曰朕左右
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獨
至平江同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願浩遂遊航
海之氣初建炎初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獨
至平江同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願浩遂遊航
海之氣初建炎初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獨
至平江同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願浩遂遊航

願浩惟忠志利歸古救安州願浩之漢師討李成
高宗曰願浩不顧身為將討賊舉臣所不及仰經
進其失也語工遂以萬人進往策應復軍左蠡
又相聞門人入建康之氣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賊敗之棄寨至江南明馬達陷城失朝廷命張俊
為招討使俊至建康馬達遂成以餘衆奔刺漢
詔以淮南氏未復漢須臾自發犯饒州有衆五
萬時願浩自左蠡班師饒州不滿意人謂人皇較
願浩命其將周軍軍地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早力戰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
州還臨安時秦仲在臺陽進取京垓乞朝廷舉兵
為聲援願浩乃大張出師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論
願浩秦仲曰願浩治軍嚴密治軍如蠶桑分職可
也二人同奏政情知願浩不為公論所壞多引召名
士為助欲領之復謂權高宗力下詔以成明憲除
願浩都督江淮荆南兩路軍開府儀同三司鎮守
十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覺軍增趙延壽
二軍從行官皆已死遂引疾求罷詔許之
知紹興府未幾非同都督兩路軍事願浩還京師
檄乃引罪非為都督事申胡安國雖非必誤大計
蘇非復知紹興府未幾非同都督兩路軍事願浩
蘇非不下願浩求去之檄軍亡紹興國不報侍御史江
以失職求去之檄軍亡紹興國不報侍御史江

諸左司諫吳表臣嘗以高毅安國能持國世將劉
一正張俊亦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
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
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自金人入牧
其敢取其鋒比年時世忠張俊陳規張瑄張瑄
有戰心大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
知其不能立國願浩曰自之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
中原人恐久前消磨日難以此舉事時張瑄張瑄
法請遣使循行郡國平賊訟宜速李綱宣撫兩
願浩宣撫兩路軍無狀請除路軍之名楊正為
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曰願有六節四
畏服願浩將九結重言者因論元龍之方高宗
賞願浩時有說金石司郎官王綱持不可曰公美
約不中謂何願浩再奏政見一年高宗以水旱地
下詔罪已言願浩遂得保高宗一日謂大臣曰
國朝四方水旱無不聞近歲湖地貴州大水概
不以委何也侍御史辛寅報中常同論其意願
浩為鎮兩路軍使使兩路軍使同三司提舉洞賓官改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高宗幸杭州大木
浩係十事以獻除兩路軍使制置大使兼知潭州
樞密院事高宗益起願浩入奏上之帝在建康除
少保兩江安撫制置大使知都察院府官劉明望
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官
高宗除少保兩江安撫制置大使知都察院府官
高宗除少保兩江安撫制置大使知都察院府官
高宗除少保兩江安撫制置大使知都察院府官

台起赴關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
封恭國公諡忠穆德有驍略者鞍馬弓劍當國步
艱難之際人情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
其法導忠獻以不足爲我爲先報復仇爲放懷浩
不能用時軍用以足顧岳與朱勝非將立江西南湖
諸路大軍皆發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江浙所患云

向子諒

按宋史本傳子諒字伯恭臨江人敏中元孫欽聖憲
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後復辟思庸微末奉
卹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義民席勢犯法獄上尹
盛章方以獄空覲實却不受子諒以聞詔許自論決
章大怒劾以他事勸章停和初復官降江准發還司
主營文字淮南仍舊草漕不通有欲洛河東江准半
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不發還司主營文字諒行子諒言
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漕之使平決
不可兼有司三日一啓開復作澳儲水放水不之比
年行復漕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不
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
秩一等名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請路起發
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人爲右司員外郎不就以
直龍圖爲京職轉運副使尋發還副使建炎元年
金人犯德州子諒自劾去所以普過金人言兵勢逆
順令退復保其金人達以毫末等州守禦所陳報之
約日索戰語極不還諸將兵畏不進時陳王夫濟
州子諒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
者以助軍費被旨曰管信過人持致書往廣州問其
家安否子諒報郡守馮淵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

命邦昌又及其甥劉安世書來于諒不啓封焚之
械繫達於獄遂于諒請張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
以殺二帝遣將王概執邦昌兵至城下遣直龍圖閣
江准發還副使子諒言去歲劉額率劉安世等令監
司陳子恭兵勤王臣即建板橋微服而六路之間
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組成紀律然諸司猶有
占各殺物者皆快賊殊不念君父處處圍城之中臣
當時恨無利刃以知其類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當
責罰不行志金人再爲過境下復欲起天下之兵
而諸路既皆散亡不知異時何恃以濟艱難微服
明降大臣臣臣請諸司向承運諸路將不動王及
名爲勳王而備緩急恐亦難辦命諸路提判司究實
以聞九月子諒以素衣素履所著故衣將將斥之
明年知慶府道便不能赴初召爲平章軍國事
子諒乞致仕避之生言者聞二官起復知常州蔡卒
爲亂經大掠子出潤陽縣子諒遣判官王孝賢等進
及復縣平之金人被江發兵湖南子諒聞警報率
軍民以距守宗至成中郎之謀東壁子諒還城順
謂曰君宗至不可致此謂防備率之風激流沸金人
敵至失守遂繼繼轉運使實收言子諒督兵巷戰
又收降卒復入治事帝以子諒兼知司理軍風通
者欲請益爲成敗將子諒軍於安仁遣使招之成
應命于遂又遣西龍圖閣守官家成遠還不敢
南前者百餘日諸部遂特制戰而後兵不至成念

子諒已據安而南子諒率親兵拒之會軍糧薄度
不可過軍帥入敵中諭以順衆軍重責之戰執子諒
歸會宣撫司都統郭馬廣遠八持吳敏徽徐成許
受招始釋子諒語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遣地
湖南人召張泰信言子諒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備
其無殺而陷於賊復以賊爲仇見獄於以賂責而
故就用子諒守之又以言者罷逐其仕起知江州
改江東轉運使遷龍圖閣修撰江東當餉劉世軍通
劉世軍寇九世軍合謀以之餉告至是師子諒馳至
合配其見機以聞先世由是得罪劉世軍殺其親
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人見其爲都轉運
頗及珍玩起居頗富良故書子諒聞其甚怒既
而子諒奏金國報聘及與宋喪事又復見入見貴經
至蜀前屬罵叱之曰子諒不宜以無辜之罪久煩聖
聽子諒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殺臣之也言于諒欲
語子諒復諫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召良貴欲
賈責師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諒入上併
怒同張九成言上大夫所以嘉子諒者以其能營營
於善類今以子諒故逐廷吏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
諒也上意稍解批諭同言不已於是二人俱罷子
諒不肯拜金帛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居和波未聞
其於此時見知於友愛諸將重賞以旌子諒相家子
能修飭目見於友愛諸將重賞以旌子諒相家子
潛淮南時安邦昌僞號至延縣令已下迎拜宣撫知
常武獨武財給金不拜而走至定子諒言於朝易
端金文資還周十五年號所居曰粹林使年六十八

秋復遣大臣爲之視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緩急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聞自范汝爲之擾公私亦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彰黎且請於朝調除福州所貸常平糶錢十五萬募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後引病可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樞密院事七年後沒能劃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祖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不可沒不從守曰必曰改置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沒不聽遂有鄭璠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沒卻批安重貴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辯上曰沒爲陛下捍兩淮觀劃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譏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沒爲鑒

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固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強敵可爲則都而固恢復則持不可守力未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禁州尋改游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持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彈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倘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衝暨至部揭榜郡邑開諭勸輸約以期限計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輓轡立威韓球在會稽所徵五十餘萬琦守既視事即求人覲爲上言之詔遣還三使時泰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地處用大戶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經守嘗薦泰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

詞朝一日守在省聞執沒守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趣向有思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釋上欲行之特奉檄力損度支爲月進且日蠲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執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復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諫文宗皆採戶部侍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命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六十八卷目錄

節使部名臣別傳二十

宋四

鄭剛中

王剛中

某適

辛棄疾

丘雷

官常典第五百六十八卷

節使部名臣別傳二十

宋四

鄭剛中

按宋史本傳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
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於
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檜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
御史少監宗正少卿後復遷剛中爲官諫使參謀官及
還除禮部侍郎復遷剛中爲川陝宣撫使諸將聽
兵等充陝西分置地界使全使爲陝西宣撫使諸將聽
取略成便風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始取商
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
使元紹元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藥
和尙與以興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爲四川宣撫副
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閣剛中和胡世
將代吳玠居河漢道循循不綴剛中奏利州在潭毒
關內與興洋諸關聯絡接援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

百萬剛中始主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
語之曰卿中雖善生不長足聲名俱厲政即聽命都
統每入調必處參統後就生吳璘璣檢校少師來謝
語剛中乞議對政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都統制
耳僕受命最重若將軍行禮如故奏請四川權臣又
請滅成都府路對錢及宣撫司欲資錢時剛中於階
成二州營出抵秦州界凡二十餘里收十八萬斛
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
屯興元府路邦治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
王彥知階州魏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
領治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
州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部爲東路治興元命政爲安
撫以興元府成州西和文龍興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
爲安撫而命浩爲金州開導州安撫諸將領安撫
者皆罷受之號爲浩治浩利州發兵爲給與監時
軍已罷移屯內都剛中言送路各有清司都清官罷
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邊令侍御史汪勃奏言罷四
川州縣總領官以違不奉檄之不隸宣撫司不棄謀
宜撫司剛中怒出是有陸不棄謀求剛中除事言於
檜檜陽名不棄陽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
獨賴上知之耳情願急遂還舊住軍居任再取
澤州剛中則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張焘

迎來迫以喜以道日久聞主化不聞今日復爲宋民
九年五月宋安撫陳師諒以爲中興之遺業入湘
二使舉至急湯養志老婦馳獻以爲中興之遺業入湘
人柏城被殺師諒歸師諒歸一日而還自鄧州解
宋至泗淮前以歸即乘舟口金人之稱上及山陵遭
受滅之木足以雪此恥使此歸也陛下聖孝天下豈
勝痛憤願以持官兩宮之故力以與和不可遂意
也祖宗在天之靈靈靈既久貴臣何已累時奏行天
討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修武備候機而起而應之
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大知是爲後重天子
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矣天上開諸陵報知何應不
對惟言萬事不可忘此賊上蓋然然因請水西後不
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棄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
目又其爲物自亂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
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第一軀狀斷不用
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秦又言劉豫初殺
作伐逆絕秦不知安用諸將親近戒勿得謂聞探遂
不復遣其之動息故無不知故之情狀我則不問又
見黃河船盡拘北岸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取
北渡者顧飭吏嚴耳目日先事而防又言鄭人敗
皆西降勤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賊賊已歸而
使命將移推恩賜爵賞兵興時節制則不相下勤
輒喧爭請置一以觀賊之愚自始相禮禮意可恃
所皆切中時弊秦檜方主和惟急少許敵意慮

不問成都謀帥上諭增曰張表可第速還恐其僅行
檄以諭表表曰君命也楊敢辭十月以實文閣學士
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宣慰安撫一路而
四川賊氛無著者悉得錫減陞辭表曰蜀民困災官
吏從而剝削之去職還道無所赴願假臣至所部首
宣德意使一路咸寧澤澤上曰世惟一路四川恤民
事悉委卿兼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免勅上許之
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不日議而定類汲汲以
政刑為先得士曰當書之庫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
蜀四年衣食未薄祖賦惟雅州番部西邊不驚歲早
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
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表為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
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成世將奏覽其事表乞
嗣以李璣代之璣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起謫明
賜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
不許除吏部尚書除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
拜臺諫交章章之除資政殿大學士固求致仕後二
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憲外和內剛帥蜀有惠政民
祠之不忘

王剛中

按宋史本傳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
記紹興十三年進士第一入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
郎故學官呂某來檄怒其不諱已獲洪州教授增死
已見報讐書檄者皆部選著作佐郎者宗為首安郡
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待諸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
王小人忠佞之辨選中書舍人言聖政今日先務敢
張罪惡則諸盟人勿謂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

擇麻帥與戰士邊儲儲器械國勢富強者良士勇
諄諄則為漢文帝帝遣則為唐太宗上聽其言會西
蜀諸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覽剛中待制知成
都府制置四川都便宜關西總兵全帶家勇進數文閣
直學士歸吳蜀官聞至大帥其下號仲王產等亦
建節建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
武親則望於暴而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
威嚴不立聲望嚴吏不敢並行初檄給符從者裁決
皆中機會故師度大恩開人情商榷剛中時一馬夜
馳三百里起果臻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
成臨敵安得高枕而臥論大驚又以檄書抵張正彥
濟歸師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
謂其屬李魯曰將帥之功百何有焉焉增曰身督戰
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將士衆所推者上之
朝備統帥還又陳蜀名將士遺墓將之置備節使
者州刺史之佐位視領內外軍應請改遣使臣因
絕不能自辱剛中以爲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
於既老之後悉名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給軍
餉顧糧餉之其能盡不難事則給以食食米成都舊
歲治廣袤十里置三都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
共疏之旱土爲防上植榆楊表以石柱杜人指曰王
公之甘棠也府學屬陳九鼎繕完悉復其舊其諸葛
武侯祠張文正公廟又筑黃果表黃果以示民有
女巫曹氏爲妖惑蛇蛇之孝宗受禪以官像進左朝
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病剛提舉平典國醫局陳
番陽醫局羅竹篴竹筠爲金犯准有旨趣剛中入見陳

戰守之策除節師商言臣學士院奏給事中爲出傳
使除節師職學士兼管樞密院事連同知院事剛中
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
奏四事開屯田有浮費廣募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
卒年六十三贈資政大夫光祿大夫諡忠獻
其剛中諱剛成峨鳳州新江人爲兵我爲豐剛中
建百苦能之免得下民歎呼聲震山谷以兵爲父
老建邊有追送數百里者縣有衣至公卿無他語
公選性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選春秋節經
經史辨漢唐史實蜀人入修歷錄漢書後漢書錄
凡百餘卷

張忞

按宋史本傳忞字叔文丞相忞子也以除補官忞宗
即位忞悉除左司員外郎出知荊州卒和卿之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之除除舊職知解州府經安撫
家居西路所部民幾多盜忞至簡州以兵補簡安撫
諸州擊卒仇健者爲效用日督月報中嚴保無他語
漢州軍強強強強強母相救極極是舉舉帖服判廷
賈馬橫山歲久弊滋邊警告病而歸不時至忞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之諸條咸悅忞以善馬至孝宗
間忞治行詔特進秩重文又因因任除除剛中修撰
知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湖北日去
食史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任任任任任任任任
杖百助大吏之縣賊者捕斬害民之貪賊者令其黨
得相捕告以除罪重盜皆遁去節節連連王將與帥
守每不相下忞以功過誅將得其驕心又加恤士位
勉以忠義隊長有功範補官士戚戚焉能進官民出

案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座中杖曰朝
廷未能正各計數無便操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信
陽守劉大辨勢希貴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
與之杖劫大辨役詐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虐害其數
十倍諺謂其罪不報豈罪下大辨易他郡林曰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石文殿修撰提舉武憲山冲佑觀
差通

按宋史本傳溫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爲文豪思英發
禮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
改武昌縣節度判官少保世濟屬於朝乞不致
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遊參知政事龔茂
良復爲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
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一號之仇未報故
願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
自我贊何彼之來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
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
爲處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聞難者陰阻之
所聞不可者數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重
不共戴天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處制此國是之
難一也上之所是既爲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秘
畫者止於乘機待時處策者止於執銳選都深
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現視諸
臣迭迭造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
抱此志意而可以冀斯期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
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
守舊模而欲繼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舉阻誠

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搖搖至
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
窮弱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
不用賢而用庸者此五者事天下以爲不可動豈
非六之實蓋教治習事制非一時矣諸利害明虛實
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常蹙額曰朕
此若日矣此若日誤諸克任此權與朝言之耳及再
讀漸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書局
陳傳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官名用時稱得人會
衆議除其詔詔官不就職爲傳郎林果所劫適上疏
學曰衆議非無一實者特修其私意而遂忘其欺
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書蓋自
昔小人疑道學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
異或以爲植黨近則爲道學之目鄧丙倡之陳賈和
之趙若律者密利科投見士大夫有稍革潔修者輒
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惡相
與指目使不得遂於是賢士端機中材解體銷聲滅
影隱德垢以道進此名實待從從以達陛下之德
意惡惡而要獎用鄭內陳賈密相授之說以道學
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察曰此意長受禍何所不
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或人報元宗副位由
秘書省出知新州入爲尚書左選部官是時帝以疾
不朝聖駕幸官七月事無節操官不任通見上方
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性純私私似而非非有事實
若因是而面有廢於上就令怒於下人情難阻其
能久乎既而帝病漸重官都人懼仇過復來自今
宜於過官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臣居與時兩宮聖

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明實責任有歸不可復使
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從其外
外洩洩及孝宗不豫聖上至號泣舉痛以請帝竟其
往適黃幸相留正曰上有疾明者此相見當疾疾
瘳公不捨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先
宗不能執喪單士籍籍有請變且不滿週文立正曰
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小臣王長若預建
參決則疑歸釋矣幸執用其言同入奏立憲王爲皇
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恭事處久念欲退謝之語
正懼而去人心愈搖搖能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
出適告知閣門事恭必勝曰國事乎此爲近臣庸
生視乎恭許詔與官贊舍人傳昌朝知內侍省關
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促侂胄太皇太后賜會
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促其速退侂胄以告
適得之即奏曰汝愚汝愚汝愚汝愚汝愚汝愚汝愚
張宗尹關說以內禪議奉太皇太后且請速廉許之
計遂定翌日肅宗太皇太后臨朝親王即皇帝位親
行祭禮百官班齊中外晏晏風衣奏皆汝愚與趙汝
定臨期取以授樞密卿人始知其預謀焉汝愚子司
業汝愚既相論功將及過適曰國危勿忠職也適何
功之有而侂胄特功以獲秩不滿望怒汝愚適以告
故愚曰侂胄所望不過顯爵宜與之汝愚不從汝愚
曰朝自以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
馬錢糧及改恩親衛衛而進爲御史知南越轉判
兩宮提舉主管中佑觀知衡州辭赴高麗轉總判
官適知泉州人入對言於孝宗曰陛下初創大寶
書中釋奉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創鼎備備人才庶

幾其復合恭治國以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關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雖僥倖用事人不一時小人在官路者創爲僞學之名塞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僞旨亦極放適泰及之且薦權論匡宿黃度二人悉與節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勳倖自甘弱而辛亥者改弱而就強者與陸下中命大臣先應預算思報藉貶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善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強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強爲問罪昭昭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慎成而後動守定而後嚴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聲不懼後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除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滿漢滿漢諸郡各爲要所半實自守敵兵至則盡於區域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威御前大軍統之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令賦稅雖重而國愈貧知和買折帛之類民困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復宜有恩詔乞詔有司量度何名之賦責民最其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臣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臣實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臣實愧以丘岳爲江淮官撫使除適賢還關待

制知建康府兼治江州嚴使諸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得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入一日有一騎衆旗將諸將進兵金兵爭前奔避諸將者建康衆動通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知管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悍壯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益權以往夜過中過金人散茅葉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寡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賊定山之入劫敵營得其俘賊以歸金州和州關連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賊黃渡宣化夏侯侯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將撤舟而過通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士給錢備其來如歸兵退還實文閣符制兼江准制置使備置屯田連上營場之議知淮民兵驚數日不自保適遂於城落數十里內依山木險築爲堡壘使復業以守春夏散精兵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利三大壁石則屏蔽蘇秦石定山則屏蔽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馬河護東陽東連儀真西連應城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二十四里每堡以一千家爲率敵之宵計無事則勞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補諸州禁軍千人并堡場內居民連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而制司於堡場防秋秋死士千人以爲切要養兵之用因言堡場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其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場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若士氣自倍戰勝亦可冀動和添員六合等城或有退避我以堡場全力助其擊逐或

連其前或居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方塞而收功博也三堡既實民歸而僑居通縣中丞喬孝友劾通附僑居兵勇甚夥自後奉同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趙鼎夫大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趙文獻大加諡定遠忠憲爲懷慨慨以經濟自負力能肩之欲開大議也以適每有大禍未備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奉必當當面而後發且力辭其諒諭出師之勝適能極力諫止幾以利害屬則則僑必不妄爲可見南北生靈之福雖者不能不爲歎息焉
張詠
按宋史本傳詠字君靜成州人少誠後復後下積功守和州嘗被召介時一日金人將所擒節敵一陸像至相中皆北地服節回之再拜詠問之各曰誰像不識其人但能亂之妾大日之及城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奉宗廟而喜之由是殺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從慶元一年趙彥肅帥興州關外去興元遠幾急事機復請分東西爲一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奉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詠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履爲文臣降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降帥則臣名拜命上許之乃以詠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詠在興州其得士心六年卒郭吳代之
辛棄疾
按宋史本傳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吳懷英同學爭先究知筆法以書懷英遠次因

留事金榮成得離達決意而歸金主完託中原家僕
連起取京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
忠義軍馬榮成爲李書即勅京師決策南向會義
者喜談兵業疾而與之選及在京軍中義軍亦聚
千餘說下之使讓京義端一夕稿印以進京大怒
殺榮成疾日可弔三日不獲就死未晚猶悔必以
虛實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
兒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榮成斬其首歸京京益壯
之紹興三十二年京金榮成未歸宋高宗勞師建
康召見義端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軍書記併以節
使印告召京會安國節進已殺京降金榮成還至
海州與義端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
命乃約親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
安國與金將飲酣即衆中縛之以解金將追之不及
及解伴行在新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食判
養疾時年二十三建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
召南北廷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欲恢復榮成因論
南北形勢及三國晉策人才待論動直不爲迎合作
九議并處問三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逆順之理濟
長之籌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議邦方定議不
行遂司農寺主簿出知湖州州軍兵械井邑凋殘棄
兵寓行邊陲招流散教民兵遠屯田乃期安枕獲繁
雄節歸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精忠之術入
相力薦葉衡懷有大略召見選合部郎官提點江西
刑制獄平劇盜數有功加秘閣修撰調京西轉
運判官知江陵府政湖北安撫通知隆興府兼江
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

鄂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查連起湖湘染疾悉討平之
遂奏錄曰今朝廷清明一呼應聚千百投袂起兵且
顧至項大兵將賊兵由州以趨衡財爲害甚多有殘
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重科料敵爲急更有
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即以聚敵害
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民以斂并害之
盜賊以刑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
而食更迫於盜爲害今年動移明年動移之木焉日
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謀求弭
盜之術無徒待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黎元元爲
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揭其職無從按舉小吏
以應故事自爲文造之地詞費諸之又以湖南控帶
二廣與溪洞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無風俗剽悍抑
武風生焉再改乃便本歲日軍政之弊統率不一差
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僥倖罕走公門
劫圖則喜民無所忌無禁則卒伍不事征行至調
大軍則喜民無所忌無禁則卒伍不事征行至調
廣東雜鋒利南勝劫掠至五萬例劄一軍以湖南
飛虎爲名召捕賊牙密說者聽帥臣節制調度庶
飛虎原知有把握軍民無害以規害適度馬賊
營盤故基起蓋蓋劫掠劫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像
人在外賊馬賊內皆備先以絡錢五萬以廣西買馬
五百匹教誨西安備司嚴帶買三千匹時極度有不
樂之者教誨曉之義兵行義至不能奪極度費貲
萬計集衆長幹軍事皆立辦諸者以聚散聞隆御前

金字牌俾日下住催業疾受而藏之出使辦善期
一月飛虎營備成遂生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輪
圖報遂上遂粹然時秋霖既月所司言追見不易同
須及幾何日二十萬乘疾日勿憂令前官自官令神
廟外愚居民家取諸區區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款伏
軍成建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官官殿修撰差
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將江右大機略任黃旗放牧
至榜通衢日陽籍者配屬籍者新夫金盡出公家官
錢幾幾各名吏衛生商賈市民各舉有賢者舉借
錢物違其責備通籍不取于錢期終至通下登艱
於是連檄而至其直自減民稅以濟時需守節節明
乞米抹助幕屬不從業疾口爲爲赤子皆民也即
以米舟十之三十信帶之通一秩以官者著錄入
之王官沖佑親紹熙三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
大理少卿加集賢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疾爲遽時書攝帥每款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
上四郡民頑橫易亂匪臣臣地均急緩令何至是務爲
鎮靜未期歲積錢至五十萬歸榜口備安庫備閩中
土族民頑橫易則難於屬今幸速移家至及軍人入
會請未出即歸之依依依以備安錢錢一萬石則
有備無患矣又欲追馬賊掠掠壯備安錢錢則
盜賊可以無虞事行臺臣王勳勳用錢如泥沙
殺人如草芥且又望軍平國王殿建府祠祠廢元元
年落道四年復王官沖佑入之起紹熙府祠祠
東安撫使四年復王官沖佑入之起紹熙府祠祠
舉伯卿舉新朝新朝召見王官沖佑入之起紹熙府
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志知紹興府兩浙路安撫

使節親遊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郎官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麗澤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兼疾寒東向氣節誠哉彼使所交多海內知名士會敦絃與聞諸書曰使此詔出於結東之前可以無事體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隆興俱存也甚夫人服其擊切帥長沙時士人咸謂考試官選取第十七名春林蔡夢寒蔡之僭蔡索亞蔡春林蔡夢寒之蔡名則趙鼎也蔡夢寒曰佐國元勳忠節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大悶禮記蔡夢寒曰觀其議論必奪僕士也此不可失蔡之乃趙方也若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人爲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其富貴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窮理而兼升之思與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球名軒爲大樂和時同僚交如死無稍敏蔡疾狀曰身爲劉劉而食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賜之復言於執政詔賜銀絹蔡疾嘗同朱嘉猷武夷山賦九曲攢歌嘉猷克已復感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真履僞學方嚴門生故舊至無不誅者蔡疾爲文往哭之曰而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遽獲養生葉疾雅善長短句悲此數朝有稼軒集行也紹定六年齡光祿大夫咸淳間上京校勘海防得過秦皇旁督舍有疾歎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經寢枋得妻獨作文曰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初枋得請於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丘衍

按宋史本傳衍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

建康府觀察推官本相座元文詩士才奏除通判博士孝宗諭允又舉目代者尤文首薦而有旨賜對違官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舉宜就故實才實以內治還養十年乃可謀北向方道成大使金所請擬廢書言已使使還金人計從以順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金帝對曰臣但能許之不能辦之孝宗怒遣爲郎事宗察其愚不識也遂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湖咸大入壞鹽海田縣計督稅其害甚生海口訪遺址已淤沒乃奏得築二月堰成三州畝曲復爲良田除直隸開江府入奏內敵因論將將折閱諸公私出金以爲會各牛爲立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官徐戶部郎中遷任察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正使金曆九月歸與統天解不合帝接使者以恩惠乃徐言以南北懸法異同合從會變經日自疏進上善金使初難之卒留假孝宗喜謂臣曰使人憂命成體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苗不少下之方廷客將并排廷領奏上降付條件令治還遣執苗不還金使子嗣起知鄂州殺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連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翰林學士四川安撫司使兼知成都府宗即位召劉隆泰太尉兼樞密院事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樞密院事兼四川安撫司使兼知成都府苗業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院辭奉曰臣人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定諸軍以候期命挺死苗即奉乞還他將代之仍置副帥

別差興州守臣井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謙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兼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棧路提荆楊處仲皆攝興州朝廷命張詠代挺以李仁實副之遂軍世將之思其後郭梁繼詔復隸利西路安撫吳玠韓世將以兵糧待職賊議者乃謀苗先見還興州苗遣士察宗即位徙召以中丞誦深南論議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世將招以見出歲後一千言不啻蓋北伐議也知平日主復興興可與共功名名密曰中原陷且百年在我國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固難言首倡非常之舉兵受降與可則知前事之始其誰任之此必有奇謀貪進之人攜符以俟俾萬一宜產斥使不然而國遂散文問士改知建康府行佐官曰此事始爲難之苗因贊曰雖然而改就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興議則善矣促苗聞金人重平章宣撫湖南秦以苗爲該他宣撫江淮以應之苗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取盟中國當平大體中言軍實使苗常有勝勢若苗曰後作我有解矣宣撫遂疑促苗移書欲除苗苗因職宣撫南淮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類則同且苗平章宣撫既殺尤不其輕舉促苗遂不悅平章又聞李士用師尚書江淮宣撫使將未歸引州州進國信舊改而師宣撫使苗遣人來議招收漢軍且求自解之計苗謂宣明縣師日副將等復帥之益正士改復郭梁等衆師之罪苗欲金淮東兵力爲兩淮援漢涪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淮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置敵計矣吳若素之還軍肝

胎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勦衛棄處和州
 爲守江計前日奉准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
 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
 簽書樞密院暫視江淮軍馬石自北來者韓元靖自
 謂琦五世孫語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
 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
 來依太師園街使舉其統帥露譚解意遣人護送
 北歸俾扣其實其間也得全行省備紙詣以聞於朝
 遂通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全帥答書極頌帝
 復以闕達遣陳璧充小使暨同具言金人詰使介既
 欲和矣何爲出兵眞州以驚我然仍舊和意也番白
 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促曹爲元
 謀若移書宜覽覓係街促曹大怒罷詰以知樞密院
 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諭提舉洞霄宮落職促曹誅以
 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
 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
 公肆剽劫詣乃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開制其西路
 則同轉運使張頌揀剽爲御前武定軍以二萬人爲
 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繡米
 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漸丐歸
 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衛儀狀魁偉機神英格
 書懷慨頤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
 忠義性然也